

韓國佛教願文的書寫藝術——以《東文選》 中的佛教願文為例

李映瑾*

摘 要

「願文」是一種信徒申明其營造的功德項目並表達祈願心意的宗教功德文書，從公元四世紀左右開始流行於東亞漢文化圈；在中國，願文雖然因其本身帶有的宗教色彩，未留下深刻的文學發展足跡，但在一海之隔的日本，願文卻開展出哀傷文學一脈的璀璨光華。成書於約十五世紀末《東文選》，是韓國中世紀知名經典漢文選集。集中出自韓國知名漢文學家，如：崔致遠、李奎報、鄭知常等人之手的佛教願文作品，除了形制與中國、日本的願文有著相似的內容與結構，格外地引人注目之外，所呈現的四六駢文之美文書寫技巧與敘事手法，也體現了身為宗教應用文書的佛教願文，隨著宗教與文化的傳播，而在異地開展出的新風貌。本文主要以《東文選》之中的中世紀韓國知名漢學家之佛教願文作品為論述中心，探究韓國佛教願文的形制、書寫藝術與敘事手法，與其他東亞願文的特色與差異。並探討中、日、韓三國漢文學傳承的文學血脈之痕，以及東亞佛教願文的脈絡與傳衍痕跡。探討由中國隋唐時期的齋會願文為主軸所開展出的宗教文書之傳播與襲染，並而在藝術手法方面分析中、日、韓三國願文則之特色筆法，並梳理東亞佛教願文其格式與套語傳至 8-12 世紀的日本願文與 7-15 世紀的韓國願文之狀況。

*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120 《漢學研究集刊》第二十三期

關鍵詞

願文 韓國願文 韓國漢學 東亞佛教願文

2016 年 9 月 26 日來稿 2016 年 12 月 19 日接受刊登

Korean Buddhist writing art of Yuannwen (Ganmom) : A Case Study of Buddhist Praying Texts in "東文選"

Lee Ying-chin

Abstract

A book in about the fifth century "東文選" medieval famous Korean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anthology. Concentrated by Korean famous Chinese writers, such as: Cui Zhiyuan, of Lee, Chang Zheng et al known Buddhist Praying Texts in the hands of the works, in addition to shape and China, Japan is willing to have a text of similar content and structure, exceptionally noticeable outside the presented forty-six Pianwen of Essay writing skills and narrative technique, but also reflec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strument as a religious Buddhist Praying Texts, along with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but in different places to carry out a new look. This paper mainly to the Middle Ages "東文選" among the well-known scholar of Buddhism in Korea is willing to work for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enter of Buddhism in Korea is willing to explore the shape of the text, the art of writing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other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sia Praying Texts. And explore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marks the literary blood of Chinese literary heritage, as well as the East Asian Buddhist Praying Texts in context and pass Yan marks. Discussion Communication and picking up carried out by the by the fast would wish Wen Chines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s the main religious instrument of, and while the analysis in artistic terms, Japan, and South Korea is willing to text Features strokes then the and combing the East Asian Buddhist Praying Texts in format and sets language spread to 8-12 century Japan and Korea would like to wish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7-15 century.

Keywords: East Asian Buddhist Praying Texts, Yuannwen (Ganmom)

韓國佛教願文的書寫藝術——以《東文選》 中的佛教願文為例

李映瑾

壹、前言

大約在中國的戰國時期，漢文化圈的精華產物——「漢字」，傳入了朝鮮半島，隨著漢字的傳入，漢文化隨之進入了朝鮮半島。從朝鮮的三國時期一直到李朝時期，不論是儒家思想、漢字文化、宗教信仰等，都容受著中土的漢文化。做為宗教應用文書之一類的佛教願文，在約公元三世紀時透過了半島上的百濟王國，從中國傳入日本，進而創造了日本願文燦爛的文學藝術發展。然而作為漢文化傳播橋梁的朝鮮半島，從西元前就已經受到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至今也走過了兩千多年的歷史。

韓國的《文選》——《東文選》，乃是一部成書於約十五世紀末，在韓國的李朝時期完成的歷代朝鮮漢學家作品之選集；因朝鮮相對於中國為東國，便被定名為《東文選》。成立於約十四世紀的李氏王朝，是由原高麗王朝守門下侍中李成桂所建立的專制王朝，也是朝鮮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李氏朝鮮的政權承接著王氏高麗，但思想上「斥佛揚儒」，推崇儒學、以儒家思想治國，派遣留學生至中國學習，在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各方面都有充分發展，《東文選》即是朝鮮重要漢學家徐居正（公元 1420-1488 年）所主持編選的文集。徐居正是朝鮮漢學大家之一，由於慨嘆當時「崔瀼著《東

人文》，散逸尚多，豈不為文獻之一大概也哉。」¹所以仿照了中國《文選》的體制與架構，收錄從公元七世紀新羅統一後至李朝成宗（約公元 1470-1494 年）之間的漢文學作品，並編製為書，內容包括：辭、賦、詩、啟等四十餘種文類，是重要的韓國漢文文選集。²其中，卷一百八的上樑文、卷一百一十至一百十三的疏，以及卷一百十四的道場文（行香文、齋文、說經文），除了其形制與中國、日本的願文有著相似的內容與結構，格外地引人注目之外，其出自韓國知名漢文學家，如：崔致遠、李奎報之手的佛教願文作品，在學術地位與意義上亦不容忽視。屬於宗教應用文書的願文，在中土原屬於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但因其本身乘載著宗教能量與漢文化光輝，卻在異鄉受到學問深廣的韓國漢學家之青睞而被大量創作。因此，透過這些半島上的佛教願文，我們不但能解析出唐宋文學浸潤朝鮮漢文學最精華的藝術層次與創作元素，更可以了解佛教文化傳播的軌跡與現象。

目前學界對於韓國漢文學的研究頗為豐富，舉凡詩歌、散文、小說、漢籍的傳播與影響等主題都已有成果。但是，針對韓國佛教願文內容所體現的漢文學藝術層面之分析與賞析的研究，尚無直接相關的論述出現。黨銀平〈韓國漢文學之祖——崔致遠〉一文中，雖未分析崔致遠的願文作品之價值與意義，但卻探討佛教願文之於漢文作家的作品價值及定位，對於韓國願文此一研究範疇來說是難得的研究成果，文中對於崔致遠所作的道教科儀的齋詞、佛教願文、佛教碑銘及高僧傳記的作品也有豐富的介紹。³而王國彪的〈賓

¹（韓）徐居正：〈東文選序〉，（日）末松保和編：《東文選》（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刊，1970 年），頁 1。

² 中宗年間申用溉、金銓、南袞等編的《續東文選》是《東文選》的後出作品，收錄《東文選》之後約 40 年間的漢文學作品，其中的疏與上樑文等與《東文選》中之佛教願文亦有同樣的價值。

³ 崔致遠不僅是韓國優秀的漢文作家，其願文作品數量亦頗豐，黨銀平在此文中論述了崔致遠在韓國漢文學界中的地位與其宗教作品的特色與狀況。崔致遠生於新羅安憲王元年，家庭清貧社會地位不高，但他天賦穎慧，12 歲入唐，在唐都長安度過艱苦的求學生活，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 874 年）18 歲時就進士及第。乾符三年（公元 876 年）初，崔致遠被調授為江南道宣州溧水縣尉，在任上著有《中山覆篋集》5 卷但散佚；為了生計，他先後向淮南節度使高駢寫自薦信和詩歌，獲得了高駢的聘用。唐僖宗中和年間，淮南幕府日趨混亂，崔致遠自覺性格難以適應幕府生活，遂上書請求歸國。崔致遠留唐十六年期間，與唐末各階層儒吏文人如：于慎微、羅隱、杜荀鶴過從甚密，回國後受到了新羅憲康王（金暉）的器

唐進士崔致遠《應天節齋詞》研究》一文雖非佛教願文的論文，但對於齋詞的結構與書寫技巧作了分析與介紹，可說是結合齋詞的內容與願文創作意涵的研究文章。⁴至於關注韓國願文之於東亞願文繫聯關係此一議題者，王曉平可說是學界裡較早期開始著手研究的學者，他所著的〈東亞願文考〉從文獻端考察韓國願文文獻資料狀況及繫聯東亞願文發展之關係，其中除了用極大的篇幅探討中國佛教願文和日本平安朝時代的願文，此外也提到韓國《東文選》、《續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之概況。⁵而王曉平專書《遠傳的衣鉢——

重，因受到保守派的猜疑和排擠。崔致遠一生經歷了唐末黃巢之亂和新羅本國的動亂，38歲時攜家歸隱於陝川郡的伽倻山海印寺而終老。崔致遠是整個新羅時代文學成就最高、留存作品最多的文學家，作品散見於《三國史記》、《名賢十抄詩》、《東文選》、《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大正新修大藏經》、《千載詩句》等，與韓國各地的碑銘、石刻、寺記中。韓國學者曾多次輯佚整理，中國最早著錄崔致遠作品者為《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但南宋以後只有《桂苑筆耕集》得以流傳，清代陸心源《唐文拾遺》及後代陳尚君所編《全唐詩續拾》、《全唐文補編》補錄了少量崔致遠的詩文作品。崔致遠的散文是新羅漢文學遺產中的精華，其留唐時所撰的《桂苑筆耕集》是韓國現存最古的漢文典籍之一，也是朝鮮三國時代唯一傳世的文人別集，朝鮮學者譽為「東方文章之本始」和「東方藝苑之本始」。崔致遠對佛道兩教的思想也有很高的修養，平生既撰寫了很多道教科儀齋詞，也創造出大量的佛教碑銘及高僧傳記，《上宰國威大臣等奉為獻康大王結華嚴經社願文》、《翻經正義大德圓測和尚諱》、《終南山儼和尚報恩社會願文》、《海東華嚴初祖忌晨願文》崔致遠為新羅佛寺和高僧所撰碑銘中最著名的是「四山碑銘」，這四篇碑銘較為全面地梳理了新羅佛教宗派的淵源，對新羅高僧留唐時期和歸國以後的事蹟及活動做出了中肯的評價，其碑文結構及語言功力等都顯得十分純正地道，體現了崔致遠在佛學上的綜合素養。參考黨銀平：〈韓國漢文學之祖——崔致遠〉，《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02期，頁74-82。

⁴ 王國彪：〈賓唐進士崔致遠《應天節齋詞》研究〉，《華夏文化》2009年1期，56-57。

⁵ 王曉平是目前學界較早期提到東亞願文資料與繫聯關係的學者，在此篇論文中除了用極大的篇幅探討中國佛教願文和日本平安時代的願文，此外也提到韓國的《東文選》、《續東文選》。《東文選》中除了有「願疏」之外，並沒有分出願文一類，但書中的「上樑文」及在道場文下收進的燃燈文，與敦煌有關作品基本相近。日本平安時代的願文則都以願文為名，內容則多「追善願文」一類。朝鮮李朝前期編的《東文選》收入上樑文、道場文和祝文之類願文。《東文選》在「道場文」類名下所收各篇文章，有不少屬於祈福禳災的內容，如《敦煌願文集》也收有同類文章，卻名稱不同。《東文選》中收有不少可以歸入願文類的文章，只不過都不以願文相稱。日本平安時代最多且發展的最突出的是追善願文，即為死者祈祝福的文章，盡情抒發對死者的哀悼之情，願文作為一種哀傷文學，充分表現了平安時代貴族們的觸景生悲，可以證明，敦煌願文或類似敦煌願文的作品，曾經傳入韓國和日本，高麗李朝時代和日本平安時代的漢語散文，吸收了其中不少成分，並按照現實的不同需要和不同藝術發展了某些方面。以上參考王曉

日本傳衍的敦煌佛教文學》，其中亦點出《東文選》、《續東文選》中所保存的韓國願文與敦煌所見的願文在名稱與形式上的不同，以及韓國佛教願文本身所含的歷史文獻之重要意義。⁶

因此，本文將以韓國《東文選》、《續東文選》中著名漢學家的佛教願文作品為主要基礎文本，探究收錄在韓國經典文獻中的佛教願文之作者的漢學背景與寫作藝術之表現等問題，再以此進一步探究韓國佛教願文在承襲中國中世紀佛教願文的形制與風格之後，迴身融合了韓國本地的思想特色、風俗歷史與韓國漢文學的特色等，進而轉衍出何種異同特色與文章風采，而開展出東亞佛教願文圈中極具特色的一章。本文最終預期以中國與日本之願文研究為基礎，以韓國李朝時期《東文選》、《續東文選》為研究新素材，整合與建立東亞地區中國、日本與韓國的佛教願文之發展體系。一方面可深化已建立之中、日佛教願文研究的領域之外，另一方面也能填補目前東亞佛教願文發展史上的空白。

貳、《東文選》中新羅時期之漢學家願文作品探析

「願文」是一種伴隨著宗教信仰而生的文類，於公元四世紀左右開始流行於東亞漢文化圈。身為一種宗教應用文類，願文的結構涉及了宗教信仰、儀式與民間習俗，內容除了反映宗教觀念與民間習俗之外，還保存了中世紀社會概況與歷史資料。因此，願文不僅是研究宗教者必須瞭解與分析的宗教應用文類，同時也是探索中世紀漢文化圈生活與歷史的重要資料。就形式上而言，「願文」是一種宗教功德文書，其內容是信徒申明其營造的功德項目並表達祈願心意的文章。隨著願文的發展，功德品項逐漸多元而增衍，因此舉凡應用在宗教活動中，內容涵有祈願、祈福的功德文書，都可視為廣義的

平：〈東亞願文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頁95-100。

⁶ 參考王曉平：《遠傳的衣鉢——日本傳衍的敦煌佛教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01。

願文。⁷

就願文文類生成的源流與背景來看，願文是一種結合著宗教祈禱、祝福儀式文章，內容主要是闡述禱念者的心意與祈求。因此，不單僅是法會上所使用的表述心意文章可稱為「願文」，凡是搭配宗教建造功德儀式、內容為祈福禳災者，均可視為不同用途方向的願文。⁸目前學界對於「願文」最簡要的定義為丁福保的解釋：「為法事時述施主願意之表白文章也。」這個解釋雖然傾向偏義的「願文」，即專指應用在宗教法會儀式時的祈願或發願文字，不過卻也釐清了一般日常生活祈願的吉祥話或祝福與願文的差別。既然願文是一種表達「願意的表白文章」，願文的應用範疇便不只有使用於佛教的法會活動上、被當作儀軌進行的一部分的「齋會願文」，還擴及了以造像立碑為功德的「造像願文」與以抄造經典為功德的「題記願文」。

韓國李朝時期的經典漢文選集——《東文選》，由朝鮮文人徐居正所編。內容收錄了從公元七世紀新羅統一後至李朝成宗（約公元 1470-1494 年）之

⁷ 以齋會願文一類文獻為例，其下不同名稱包括齋文、社文、亡文、患文、臨墳文等等，這些是依照齋會內容而訂的細目異名；若依文體為區分，則有願疏、願文等別名，不過上述這些文章都是屬於使用於齋會上的願文。因此，本文以「願文」作為一個統稱，用以涵攝宗教功德文書中具有祈願內容的文章。

⁸ 「願」之字義具有表達祈願心意的祈禱意涵之取向，以「願」為文類意義標的之「願文」文源最可追溯到中國的祝禱文字。劉勰《文心雕龍》中的〈祝盟〉，便是一篇談論中國祝詞與盟文的源起、發展方向、演化路徑與寫作原則的專論。從撰寫內容與實際用途來看，「祝文」可視為「願文」的遠源；「祝文」起源於國家祭祀場合上的應用文字，這種文字除了表達祭祀時的虔誠心意之外，也祈禱祝願家國萬物的順遂與豐饒。「祝文」與「願文」同屬於表達心中祈願、祈禱的文類，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願文」此一專有名詞的出現是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佛教的「願」的精神與概念結合了中國祝禱文類之後，進而衍生出一種特殊宗教祈願文書。換言之，「願文」此一文類名稱是佛教文化進入漢地之後，容受了中國的祭祀文化之後，進而將原先中國祭祀典禮上使用的舊文書體裁演變出一個新的用法與名稱。因此，像《文心雕龍》〈祝盟〉所言之「郊禋之詞」與「雩禱之文」這種國家大型祭祀祝文乃是「願文」的遠源；春秋已降，民間普遍使用的祝辭則為「願文」的前身。「祝文」與「願文」雖然名稱相異，但就其儀式基因之顯著、用途意義之雷同而言，兩者可說是源流相同、用途相近而名稱相異的文類。至於「祝文」與「願文」發展出了不同的名稱，則是基於不同文化體系架構的背景所產生的現象：「祝文」是指祝官掌管、使用之祭祀辭，「願文」乃言佛教僧侶與信徒祈願、發願之文。因此，容受了中國祝禱文字而產生的「願文」文類，在本質上終究是以一種宗教應用文書的姿態存在著，故與使用在民間習俗活動的「祝文」往不同的方向去發展；這個發展上的「殊途」，成就了願文特殊的面貌，也讓願文有著獨特的發展路徑。

間的辭賦、詩歌、漢文共四千餘篇。集中收錄的漢文學作品，文體豐富、類目繁多，內容包括：辭、賦、五言古詩、七言古詩、制誥、冊、表牋、啓、狀、露布、檄書、箴、頌、贊、奏議、文、跋、議、雜著（策題、上樑文）、祭文、祝文、疏、道場文、齋詞、青詞、哀詞、誄、行狀、碑銘、墓誌等類。其後在中宗年間編成的《續東文選》，乃《東文選》之後續之作，共二十一卷，由申用溉、金銓、南袞等人所編，收錄了李朝成宗後四十年間的漢文學作品，類目包括：辭、賦、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雜體、農謳、哀冊、哀辭、銘、贊、箋、表、疏、檄、跋、歌謠、雜著、上樑文、祭文、青詞、行狀、碑銘、墓誌、錄等類。《東文選》與《續東文選》收錄了朝鮮半島優秀漢文學家的古典文學作品，以及彌足珍貴的漢文佛教文獻，可說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漢詩文集。載錄於《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資料非常豐富，《東文選》從一百八卷開始除了策題之外，出現了5篇上樑文；一百九卷繼祭文、祝文後，開始出現了一批疏文，直至一百一十三卷共120餘篇。而一百一十四卷中，亦保存了道場文、行齋文、法席文、說經文等30餘篇宗教文書。從《東文選》中這些廣義的佛教願文資料之標題、格式與內容可推知，這些文獻雖然在名稱上或有分異，但內容都屬於中國佛教齋會願文一類。因此，就篇數比例的情況觀之，使用於齋會上的齋會願文是為七至十五世紀韓國願文的主要大宗。⁹

《東文選》中韓國願文的資料有屬名作者的篇章並不多，但有屬名作者的篇章，不少出自於歷史上知名的韓國漢學家，包括：崔致遠、金富軾、李奎報、權近等人，他們經手的願文有的是用在國家重要儀典上，例如：〈大倉泥庫上樑文〉、〈壽康宮上樑文〉等文，有的是單純是宗教儀式用文，例如：〈金光明經道場疏〉、〈觀音窟落成慶讚華嚴經疏〉。¹⁰以下兩個段落將以新

⁹ 《東文選》中韓國佛教願文共157篇，其中上樑文有5篇，後者僅約佔整體比例百分之三。《續東文選》中2篇，均為上樑文。可見公元7至15世紀的韓國佛教願文，在內容上仍以齋會願文占大宗。

¹⁰ 至於其他大部份的韓國願文便與中國願文一般，有的並無署名，有的則為代筆體，也就是事主請託他人代寫願文。執筆雖未留姓名，但就文獻中所使用的書寫用語與格式套語觀之，推估為僧人或一般文士。《東文選》卷111自〈代李和寧薦亡舅疏〉至〈代禹判事薦亡妻百日齋疏〉等薦亡願文，均為代筆體。

羅、高麗¹¹為時間縱軸，探討與分析公元七至十五世紀朝鮮半島各個時期由文人執筆的佛教願文（內容如下表）之面貌。

新羅時期 (668-918)	崔致遠	求化修諸道觀疏《東文選》卷 110
高麗時期 (918-1392)	金富軾	興王寺弘教院華嚴會疏《東文選》卷 110 金光明經道場疏《東文選》卷 110 俗離寺占察會疏《東文選》卷 110
	鄭知常	轉大藏經道場疏卷 110
	李奎報	大倉泥庫上梁文《東文選》卷 108 龍寶院新創慶讚疏《東文選》卷 110 國卜北斗延命度厄道場文《東文選》卷 114
	權近	觀音窟落成慶讚華嚴經疏《東文選》卷 113
	卞季良	誕日祝上疏《東文選》卷 113

一、崔致遠之願文作品探析

崔致遠（857-924 年後），是韓國首屈一指的知名漢學家，出身於王京沙梁郡，十二歲時（869 年）入唐留學，十八歲科舉及第，之後便在唐代仕宦，到高駢的重用，文名頗著。¹²後返回新羅，但仕途不順，最終歸隱山林，留有《桂苑筆耕集》二十卷傳世，亦有其他作品散見於其他選集與史書，歷代朝鮮文人都奉他為朝鮮漢文文學的奠基人，是朝鮮文人之祖。¹³崔致遠的文

¹¹ 李氏朝鮮時期有署名作者的佛教願文尚未可見，廣意願文只見金訢（公元 1448-1492 年）〈壽康宮上樑文〉表沿沫（公元 1449-1498 年）〈鳳鳴樓重修上樑文〉，故此處略而不論。

¹² 崔致遠在唐代受到當時詩名極高之高駢的知遇，成為其幕賓，高駢征討叛賊黃巢時，他作了討黃巢檄，使敵人心寒身軟，創下以筆尖征服敵人的記錄，由此可見他的文名在唐朝是多麼赫赫有名。他與當地文士交往頻繁，其中以與顧雲最為親近。崔致遠最受後代學者之尊敬，而被稱之為全部韓國文學的祖宗，事實上，韓國的漢文學也是到了崔致遠才完全形成的。以上參考中國文化學院韓文組編譯：《韓國文學史概論》（台北：華岡書局，民國 58 年出版），頁 25-26。

¹³ 參考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出版），頁 24。

名遠播，世人多著眼於其詩文之作，但在《東文選》卷 110 中保存了一篇〈求化修諸道觀疏〉，是他的宗教應用文書作品，茲逐錄原文如下：

紫極宮重修城下諸道觀，求化瓦木等價。伏以苦縣誕靈，神州演法。真性乃聖朝之祖，強名爲至道之宗。玉葉金柯，耀秀陰於萬代；瑤函瓊笈，傳妙旨於四方。遂得齋醮有歸，科儀無墜。神宮靈宇，宛寫諸天。秘殿精壇，嚴修勝地。當州東吳麗俗，南兗雄藩。鮑參軍則賦術精妍，楊執戟則箴誇天矯。而乃至道少勤行之者，玄門無善閉之人。味澹口中，動成大笑。義深目外，謹信昇。福庭則草沒塵侵，仙室則雨傾風壞。況值梟聲競噪，虺毒強吹。到處星飛，但見羽書之急；經年霧集，唯聆甲騎之勞。俗既喧驚，教增寂默。未有葺修之暇，非無捨施之緣。今幸遇太尉，德繼猶龍。道深有象，黃石公之妙訣；雅稱帝師，赤松子之勝遊。佇迎仙友，是故出則以六奇制敵，入則以九轉服勤。靜除閭外之烟塵，閑對壺中之日月。三光遵敬，一氣精修。果見真位高遷，殊祥荐降，彩雲片片，飛來楚岫之風，玄鶴雙雙，唳向隋宮之月。又乃前年則江寇南逼，去歲則淮戎北侵。蟻皆恃於成群，蛇欲矜於結陣。伏賴太尉，雄威坐振，衆孽奔亡。四鄰戴信於桓公，八郡感恩於邵父。觀耕農之蔽野，聽歌吹之沸天。古人有言，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可，其城下宮觀。今欲旋集良工，增修舊址。擬金室銀堂之制，處處騰光；俾星冠月帔之徒，人人潔迹。微功若就，良願克申。龍圖早耀於中興，虎旅永摧其大盜。次願太尉，運籌佐漢，迥掩張良，拊棹遊湖，靜追范蠡。石智馬迹，臺掛鳳音。蓬島花開，春醉而閑乘白鹿；芝田雨過，曉耕而長任青牛。罷吟小桂之詞，獨邁大椿之壽。然後仰從翔翼，俯至潛鱗。凡百含靈，悉能蒙福。但以所修宮觀，荒摧既久，經費甚多，無因獨辦資糧。唯仰衆成功德，迦譚之難捨能捨。猶見樂輸，道教之自然而然，幸無輕諾。謹疏。¹⁴

¹⁴（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東文選》卷 110（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 45 年），頁 170-171。

由於本篇〈求化修諸道觀疏〉文中稱齋主為「太尉」，推論是崔致遠為乾符六年高駢進位檢校太尉之後所的作品，乃一代筆體願文。¹⁵此文以「重修道觀」為功德，嚴格來講亦非為佛教願文，但此文被收錄在《東文選》中，可見其重要意義，故此處仍列入討論。¹⁶〈求化修諸道觀疏〉一文就格式而言是標準的齋會願文，文章結構方面，「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均全，唯缺「迴向」，這應是宗教差異所致；此文中願文套語（有底線標示者）¹⁷的使用也很熟練而順暢，文中除了「重修道觀」此一鮮明的道教功德之外，整篇文章的行文模式幾乎可說是中土佛教齋會願文的移植。¹⁸由於高

¹⁵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卷 182「列傳一百三十二」：「乾符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封燕國公。主蹕芍時草賊王仙芝陷荊襄，宋威率諸道師討逐，其眾離散過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故授駢京口節鉞，以招懷之。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璘、梁纘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天子嘉之。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征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台北市：中華書局，民國 56 年），頁 6。

¹⁶ 崔致遠另述有佛教願文收錄在《新纂卍續藏經》第 58 冊「諸宗著述部五·圓宗文類」卷第 22「讚頌雜文類」中，包括：〈故修南山儼和尚報恩社會願文〉、〈海東華嚴初祖忌晨願文〉、〈華嚴社會願文〉、〈華嚴經社會願文〉等篇，本論文以《東文選》中作品為主，故先引而不論。

¹⁷ 願文的「套語」，是一種含有「表達情感、鋪陳情緒」之意涵，且具有整飭行文功能的語彙。因此，作為宗教文書的願文，在「套語」所建構出的一種特殊的固定書寫模式之下，發展出兼具抒陳情感與實錄功德的文章風格。願文裡所使用的套語詞彙大致可通用在各種類別之中，同一類套語後所銜接的文字內容意涵是固定的。舉例來說：「願」字套語，是區隔事主資料、述因緣或讚佛語彙等與祈願文字的套語，「願」字之後續接祈願、發願事項，即用來申明此次功德所營建的目的，同種意涵的套語還有「伏願」、「仰願」、「惟願」等；「同登正覺」套語乃表回向完成，其前多標明當次功德的共受回向者，同種意涵的還有「同沾斯福」、「咸同斯福」等。「套語」，可說是一種組織願文內容結構的支撐性語詞，不但可以整飭行文、使其規矩，還可掌控文章節奏，是願文最具特色、也最具識別性的一個部分。

¹⁸ 中國佛教願文大致上是由功德（包括營建功德的項目與營建事由）、祈願、回向三個部分構成的。願文結構的最大特色，就是使用慣用套語把以上三個部分銜接起來，中國佛教齋會願文發展的初期、也就是南北朝時期，因寫作規制尚未發展完全，所以僅以「仰願」、「願」等接祈願文字，「同登正覺」或「所願如是」為結尾；而這兩種套語也成為早期願文的重要標記文字。若以一篇結構完整的齋會願文（「引言」、「嘆德」、「齋意」、「道場」、「莊嚴」俱全）中的功德（包括營建功德的項目與營建事由）、祈願、迴向這三個結構來分析的話，願文最重要的套語則是以下三個：一是接事主職稱或人名的套語，即「伏維」、

駢晚年篤信道教，因此崔致遠為其書寫此篇願文時，便依其宗教背景，量身書寫出一篇富含遊仙氣息的文藝風格願文。特殊的是，此篇願文駢體工整、用詞典雅、用典繁複，文藝氣息濃厚；但內文又書及現下戰亂與高駢節度使的身分，堆疊了張良、范蠡等歷史上定國安邦之知名人物的典故，可說是完全展現了崔致遠卓越文學藝術手法與敘事功力的一篇宗教願文，兼顧了創作文章的文學藝術、實際表述與功能性。

崔致遠於公元九世紀中入唐，此時的中國剛經歷了唐武宗的「會昌滅佛」，正要爆發黃巢之亂，就歷史上的唐皇朝而言，已經是走入黃昏時期。但對於遠道而來的遣唐留學生，這個位在中土的黃金朝代仍是他們心中的文明之鄉，他們學成回到國內後，國家需要他們的學識幫助國家的發展，國家也會賦予他們要職並給予重任。《韓國文學史概論》曾論及：「唐太宗於貞觀十三年增設大學，承諾外國子弟入學，於是在韓國瘋狂的吸引了新羅的遣唐留學生，唐文宗時遣送回國的到期留學生一次就有一百五十名，由此可見新羅青年學徒的氣魄是多麼旺盛了。在那許多秀才中到唐末共有五十八人，及第於唐的賓貢科，這些留學生與賓貢諸子，也就是帶來新知識的新進青年。他們一回國，國家立刻會將他們安置於重要的地位，文壇也會因他們的領導而有更穩達重的態度與深遠的進步。因此，唐代華麗的文化充分的輸入韓國後，韓國的文化也能特別的發達，因此，在韓國的這片土地上就連續的產生大學者，大文學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薛聰與崔致遠。」¹⁹與生俱來的天分與留學期間的孜孜矻矻，成為崔致遠身為韓國一代文豪的遠因。雖然崔致遠後來回到新羅政局裡並沒有施展抱負的空間，不過或許如此，他專心一致所創作的文學作品，才能深遠地影響的韓國漢學與漢文學的發展，而這與他在中國留學與仕宦時所紮下的深厚漢學基礎有極大的關係。

從統一到八世紀中新羅政治、經濟穩定，傳統佛教依附在政治的旗幟下

「維」等（即「齋意」）；二是接祈願文字的套語，即「願」、「惟願」、「伏願」、「又願」等（即「莊嚴」）；三是標示文章完結的套語，多為「齊登佛果」、「咸登覺道」、「一切普誦」，有時其後會續接「摩訶」、「摩訶般若」，或者只出現「摩訶」、「摩訶般若」做為全文之完結（亦為「莊嚴」）。

¹⁹（韓）趙東一等著，周彪、劉鑽擴譯：《韓國文學史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25-26。

頗有發展；但隨著王權衰落與溺佛流弊，加上儒學穩定國家局勢的效能，九世紀的新羅傳統佛教漸漸走向徒具形式的樣貌，發展也逐漸受限。²⁰回到新羅後的崔致遠，雖未見佛教願文作品問世（就目前掌握資料而言），但我們仍可透過此篇願文的宗教應用文書角度，一窺崔致遠另一種漢文學作品的風貌。

二、《東文選》中高麗時期之漢學家佛教願文作品探析

從公元 918 到公元 1392 年，由於太祖王建所建立的高麗王朝統治著朝鮮半島。此時期的中國歷經了宋、元、明的三代統治，一海之隔的日本也即將進入幕府的統治時期。歷史上的高麗時期以佛教立國，在此之前朝鮮半島上已經有了原始巫教，並且傳入了儒、佛、道等三教。

高麗太祖王建在建國之際利用了佛教的力量，完成其政治目的。高麗統一前後，太祖興建了許多佛寺和堂塔，在位晚年時亦讓第五王子出家，佛教的各宗派漸漸從新羅末期的衰退中走出，禪宗亦有了朝氣。而王建凸顯高麗佛教鎮護國家的色彩，也讓頻繁的佛事成為高麗佛教的特色。在中國進入元代以後，朝鮮半島佛教主要受到了元代宗教理念的影響，佛教徒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卻與朝鮮半島以往的儒家傳統形成了激烈的文化衝突，這導致了高麗末期篤信儒家的文人排佛、斥佛的文化事件。²¹在此歷史背景下，就《東文選》中的佛教願文比例而言，高麗時期的願文數量偏多的情況可以推知，而從此時期有著最多知名的文學家投入佛教願文的書寫，便可見此期佛教與佛事發展的盛況。以下分項探析不同漢文學作家筆下之佛教願文特色。

（一）金富軾之佛教願文作品探析

金富軾（1075-1151 年），字立之，號雷川，出身於新羅王室，是高麗時

²⁰ 「興德王五年（830），曾允許『度僧一百五十人』，但此舉的直接動因是『王不癒祈禱』。自惠恭王之後，新羅傳統佛教再無高僧大德出現，義學的發展也失去了現實社會的基礎。」參考何勁松：《韓國佛教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1 版），頁 95。

²¹ 以上參考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 51-52。

代史學家、文學家。金富軾自幼學習漢學，功底深厚，名中「軾」字是因欽慕蘇軾而取。金富軾於肅宗朝文科及第，歷任寶文閣待制、翰林學士、門下侍中、平章事等職。1135 年任元帥，率官兵平定西京（即今日平壤）叛亂，可稱文武雙全。1145 年，金富軾參考朝鮮古代文獻和中國《隋書》、《通典》、《冊府元龜》等古籍與民間傳說，編成紀傳體史書——《三國史記》。²²在《東文選》卷 110 中載有〈興王寺弘教院華嚴會疏〉、〈金光明經道場疏〉、〈俗離寺占察會疏〉三篇宗教文書作品。〈興王寺弘教院華嚴會疏〉就形式上而言，「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迴向」俱全，是標準的齋會願文格式；就內容方面而言，則屬於宗教色彩較重的願文，主要因為是「齋意」中提及此場法會是因弘教而舉辦的，因此內容在用字遣詞上多以佛典用語及佛家典故為主，故顯得宗教色彩較濃。茲逐錄原文如下：

茲者伏見興王寺者，文宗仁孝大王發願勅造，莊嚴佛事。大覺國師宣敷教理，作大利益，厥後近三十年，教義浸衰，莫有能繼。弟子虔尋遺志，思有以重興。請國師高第弟子戒膺及學徒一百六十人於弘教院，始自今月某日起，約三七日修設華嚴法會。仍令長年聚會，演說無盡海藏。以此功德，仰祝法輪常轉。國祚增長，風雨調順。人民利樂者，右伏以一真玄妙，實惟萬法之源，三聖圓融，即示大經之義。色空交暎，理事相明。比帝網之重重，如海印之歷歷。非其人則二乘上德，瞠若而莫前，稱其性則十信初心，眴然而相攝。苟非王者以至誠崇奉，師哉以明智宣揚，孰能出經卷於微塵，耀日輪於大地。追惟文宗仁孝大王，視政事則若無全牛，信佛乘則如味甘露。金園寶刹，克成大壯之功；齋室法筵，永矢華嚴之會。大覺國師，脫世榮於王室，從禪悅於空門。遊方之勤，叅善知識。體道之極，為大宗師。以先知覺後知，以正見破邪見。梅檀圍繞，凡木莫能相干；師子嚙呻，諸獸靡不自伏。非止副先君之志，亦足酬古佛之恩。嗟川逝以不留，嘆山頽而安仰。弟子恭承餘慶，嗣履丕基，

²² 《三國史記》在朝鮮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金富軾舉足輕重的漢學地位不言而喻。以上參考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 36-37。

德不能柔，明無所燭。人既勞心，政將奈何？危若抱火於積薪，懷乎朽索之御馬。惟冀與民而祈福，莫如依佛以乞靈。況景陵之誓願尚存，而弘教之化儀可舉。起高弟於嘉遯，俾主盟於講堂。四事莊嚴，多而益辦。六時禮念，勤而無疲。洎道場期限之甫周，尚學者莊修之不退。善既行而不已，應必見於將來。伏願慧澤霑濡，梵雲覆幬，福如川至，德以日新。俾躬處休，享天年之有永；與國同慶，置神器於不傾。格洪範之休徵，減春秋之災異。三農足食，驗小雅之夢魚；四海消兵，見武成之歸馬。近從九族，廣及三塗。免淪阿鼻之苦辛，皆得毗盧之身土。²³

此篇願文以駢文為文章載體，多用佛教典故、間雜漢文典故與文學筆法。²⁴結構方面「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迴向」俱全，形制上非常工整，套語的使用也合於常規，是一篇典型的齋會願文。文章內容所述事理通達，寫出了臣子因追隨君主宗教信仰的理想進而願意共同一起擔負責任，並誠心祈求國家豐衣足食、邊境平安，願念廣及眾生，慈悲普濟。文中提到興王寺是高麗第十一代君主文宗仁孝大王王徽所建造，臣子為了追隨君王的發願信仰，因此辦理華嚴法會，持續發揚君王弘教之心願。此文雖可視為以弘教為目的之宗教願文，但也可從文中了解王權的力量在朝鮮可達風行草偃之巨大影響，君王的虔心信仰與身體力行，致使佛教登上高麗時期「國教」的地位，從文中是可見一斑。

金富軾另一篇〈金光明經道場疏〉，亦出自於《東文選》卷 110。從此篇願文內容可以了解金富軾雖身為朝廷眾臣，但關心社稷民生問題並傾力相助，令人感佩。茲逐錄原文如下：

²³（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東文選》卷 110（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 45 年），頁 172-173。

²⁴ 例如文中的：「危若抱火於積薪，懷乎朽索之御馬」一語，以抱薪救火與奔馬朽索的譬喻，凸顯了凡人因能力心念渺小飄忽，故若不祈福積善，則必至危殆之境的概念；而「格洪範之休徵，減春秋之災異」則借用了《尚書》與《春秋》之典，希望能承天吉兆、減去災殃。至於「免淪阿鼻之苦辛，皆得毗盧之身土」中的「阿鼻」、「毗盧」則為佛教典故之運用，意即此法會迴向願力可讓九族三塗等受到祝福之眾生，皆可免去地獄之苦而得佛光照耀。

右伏以三身本有權化，顯于靈山；萬德圓成光明，周于沙界。談空論壽而理無不備，施藥流水而德無不加。在和平之時，尚披誠而致敬，況災患之際？盍歸命以求哀，言念眇躬，叨臨寶位。智不足以周萬物，明不能以燭四方。切理安之念而未知其方，躬聽斷之勤而無益於事。紀綱不振，風俗日衰。士無守官，因循怠惰而至于貪墨；民不安業，窮困流移而皆有怨咨。感傷一氣之和，逆亂四時之候。在秋冬而常燠，當春夏而反寒。天文錯行，山石崩落。魯史所書之災異，洪範所謂之咎徵。一見猶疑，苻臻可懼。況今自早春而小雨，涉五月以恒陽。雲欲合而還開，澤雖霑而未足。我心如結，望雲漢徒勞；民命可哀，填溝壑而必盡。緣君臣之不類，致邦國之多艱，宜投彼佛之至仁，可濟吾人之同患。洒清秘殿，祇展法筵。禮玉相之粹清，演金言之微妙。率宰樞兩府暨文虎百寮，四體盡禮拜之勤，衆誠表吁嗟之禱。仰惟慧鑒，俯諒惻衷。伏願憫以慈心，借以神化。銷除旱魃，無爲赤地之災；鼓舞雨師，周洽自天之渥。無災不減，有利皆興。民歸富壽之塗，國有京坻之積。²⁵

此篇願文在結構上屬於齋會願文，格式方面「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俱有，僅欠「迴向」一段，套語使用簡省、只存發願套語「伏願」。但整篇文章駢體整飭、用典精確，字裡行間流露著體察民生的真情實感，可見金富軾「情理兼具」的書寫特色。金富軾在「齋意」中提到當時之所以舉辦法會的因緣，乃是因為天候奇詭、異相不斷。文中寫道當時不但冬熱夏冷、氣候異常反常，亦有土石崩塌等不尋常的大自然災害發生，因此金富軾「率宰樞兩府暨文虎百寮」欲藉由《金光明經》的神奇力量，「銷除旱魃」、「鼓舞雨師」，也就是希望藉由此場法會功德，讓國家恢復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之境。此種關心民瘼、懷抱百姓，並由己身做起而非只說不做的儒者胸懷，實在令人動容。

《東文選》卷 110 中，署名金富軾的最後一篇願文是〈俗離寺占察會疏〉。

²⁵（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東文選》卷 110（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 45 年），頁 174。

茲逡錄原文如下：

三界唯心，同一真之清淨；衆生不覺，因六道之漂沉。無有出期，備嘗苦患。惟佛以圓鏡而普照，憫人有寶藏而自窮。設諸懺悔之軌儀，示之發起之方便。普賢之願，具宣說於華嚴；真表之勤，終感通於彌勒。教行永世，澤洽恒沙。言念冲人，叨臨大位。承列后投報之業，遇多年積弊之餘。深淵薄冰，懼予心而方恐；慈雲甘露，冀佛德之是依。遽爾遭災，茲焉寢疾。訪巫醫之術，固非一焉；乞神聖之靈，亦已多矣。尚微效驗，愈極憂思。竊恐自肅祖有爲之年，及李氏用事之際，誅流人物，擾動幽明，憤氣鬱哽，冤對封執。今欲載其營魄，安其遊魂。不作彭生之夭，長消伯有之癘。更無他道，須托真乘。遣替御於名藍，峙法壇於寶殿。香花森列，梵唄熏勤。抽集精神，使之見佛而聞法；發露業障，期於離苦而生天。慧鑒悉照於悃誠，幽塗必失其熱惱。伏願無功用威德，不思議慈悲。攝其異生，頓悟苦空之理。杜其靈響，皆從寂滅之遊。彼既絕通，朕其蒙利。俾躬免厄，永符福履之綏；與國咸休，以有榮懷之慶。²⁶

此篇願文齋會願文標準格式，「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迴向」俱全，以駢體為文、卻不矯情造作，反而真實的寫出欲藉由法會消災解厄的深切祈願。金富軾於肅宗朝文科及第，歷任國家重要官職，主理大事。但或因工作勞累、或因心理壓力，造成身體欠安。文中特別提到「今欲載其營魄，安其遊魂。不作彭生之夭，長消伯有之癘。」可見當時其精神狀況已不見好，故欲以舉辦法會祈福消災解厄。較為特殊的是，雖然此篇願文乃是為求己身康健所寫，但在迴向處仍然將家國百姓列入迴向對象，由此可見其民胞物與之胸懷。朝鮮文人心中希望能兼顧的儒家推己及人之思想與佛教慈悲為懷的善念，在此文中亦得到完美的結合。

²⁶ 同上注，頁 175-176。

（二）鄭知常的佛教願文作品探析

鄭知常（?-1135年），號南湖，高麗西京人。為官曾歷任左正言、左司諫、翰林學士知制誥等官職。精通易學、佛典，具詩名。與金富軾齊名，金富軾以氣勝，鄭知常以才勝。文學方面，主張反對模仿、勇於創新。著有《鄭司諫集》。《東文選》卷110中載有〈轉大藏經道場疏〉一篇佛教願文，茲逕錄原文如下：

特為宗社底安，邦家永泰，祇率舊章，於天成殿，以今月十日之夕起首，約六晝夜開啓轉大藏經道場。備嚴科儀，供養教主釋迦如來為首。一會賢聖，以乞來成之福者。右伏以三十二相，即非佛身。當觀無狀之狀，四十九年，所示法印，摠是不言之言，偉哉大事之緣，但為衆生之故。惟應機有上中下之別，故設教以圓頓漸之差。或說空或說不空，或現實或現如實，以俗諦不離於真諦，而有為皆出於無為。其蔭之也有如大雲，其潤之也有如甘露，其救苦也有如藥石，其導迷也有如津梁。自竺乾浸矣而東流，舉震旦翕然而內嚮。願惟不穀，職此有邦。德寡升聞，曾莫釐上帝之命；業非富有，果未底烝民之生。天地幾於不交，陰陽為之相錯。凡百姓有罪，咎在朕躬。況四時不行，責將誰任？肆乾乾而終日，常翼翼乎小心。仰惟大方便之門，幹以不思議之化，敢於內殿，修此梵科。光動於玉毫而瞻之在前，語出於金口者聽之如昨。經才繙於十二，利已浹於大千。伏願災則覓消，福惟千萬。為天所子，茂膺胡考之休；保民無疆，坐擁榮懷之慶。號令被於窮髮之北，提封限於出日之隅。使雨暘燠寒風，動循其序；至金木水火土，各得其宜。和氣格而百穀皆登，美化行而四方無侮。本支萬世，綱紀九州。仰對圓覺，無任懇禱之至。謹疏。²⁷

本篇願文乃以轉《大藏經》為功德之齋會願文，全文多用佛家典故、語

²⁷（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東文選》卷110（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45年），頁173-174。

句駢整。格式方面較為特殊，文章以「齋意」與「記功德」起首點題，「號頭」的鋪陳反移至中段，後接「祈願」而無「迴向」，這種重組願文句式段落結構的情況，在東亞願文資料中甚為少見，故此篇願文實為相當特殊。文章中希冀「雨暘燠寒風，動循其序；金木水火土，各得其宜」，另有「百姓有罪，咎在朕躬」之語，輔以轉藏經之工程浩大、功德為尋常庶民所難造，因此推論乃鄭知常為皇家代筆之願文作品。在東亞願文文獻中由皇室出資所辦齋會並不少見，有君王親自書寫願文的例子，例如：隋代楊廣〈遣使入天臺為智顗建功德願文〉；亦有由名士代皇室書寫的例子，例如：日本名僧空海為淳和天皇所書〈天長皇帝於太極殿屈百僧零願文〉。而在十二世紀的韓國也出現由知名文士代筆皇室佛教願文，而其格式結構方面又以一種殊異的面貌問世，這揭示了高麗時期佛教作為國教的一時盛勢，也展現了鄭知常在當時漢文學圈中那份「以氣勝」的勇於創新之縱橫才氣與其主張的文學書寫理論，不僅展現在鄭知常的傳統漢文學作品中，亦出現在其佛教應用文書作品裡。

（三）李奎報之佛教願文作品探析

李奎報（1168-1241年），字春卿，京畿道驪州人，是高麗時代的著名文人。1190年登進士第，在崔忠獻父子執政後大受器重，歷任正言、右司諫知制誥、戶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政堂文學等朝廷重任，諡號「文順」。鄭麟趾等撰《高麗史》卷一百零二，為李奎報辟有列傳，²⁸著有《東國李相國集》，前後集共五十三卷。在《東文選》卷108、110、114中分別載有李奎報所寫〈大倉泥庫上樑文〉、²⁹〈龍寶院新創慶讚疏〉、〈國卜北斗延命度厄道

²⁸ 李奎報的詩歌在韓國詩壇上亦有分量。據李晬光《芝峰類說》的記載「五言排律始見於初唐，而杜子美為一百韻，至高麗李相國奎報為三百韻。」李奎報最著名的長詩是《東明王篇》和《三百零二韻詩》。前者取材於神話，寫高句麗始祖朱蒙開國故事。《三百零二韻詩》就是《芝峰類說》所說的「三百韻」的排律，該詩讚頌韓國悠久的歷史、古老的文化、純樸的民俗和秀麗的景色。以上參考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40。

²⁹ 李奎報〈大倉泥庫上樑文〉：「兒郎偉。有屋曰廩，實惟穀藏之源；在天為星，蓋是庫樓之象。於國莫大，其制宜宏。我國家，宅萬世之都，受四方之貢。知一曰食之為重，峙千斯倉以為儲。水轉而泊岸者，舟尾相銜；陸輸而亘路者，車輪如織。取人也薄，雖公田什一而征；均地所生，尚歲計百千以數。然率多

場文〉等三篇宗教文書作品。〈大倉泥庫上樑文〉嚴格來並非佛教願文，而是儀典用文，不過文中有祝願字詞，故可以列入廣義的願文範疇中。而〈龍寶院新創慶讚疏〉則屬於以修葺寺院為功德項的齋會願文，茲彙錄原文如下：

興大利不必舊規，貴能適變；理古寺猶得梵福，況遇創新。眷上都之邇畿，有南壤之要會。其距民居也最隔，故為賊種之常栖。凡馬馱人負之所輸，皆國用家資之攸仰。備經山水，邈自遠來。垂蹈京師，反為他有。非唯物之見掠，甚則人亦被戕。聞之大嗟，思所可救。宜開僧院，使不絕於人煙。鎮作福場，亦得依於佛蔭。與善知識發大願悰，既崇鱗屋而處以釋流。申納腴田而充其歲費。麗之聚落，備厥使令。功皆出於私營，力不借於官辦。方其已事，將以落成。謂精覈盧舍那之淨根。凡莫如李長者之英論，先此會而雖已繙於九件。本所期者欲連講於十番，所邀皆南地之名僧，數盈一百。以此演圓通之正法，利洽大千。繫茲勝因，格彼明鑒。伏願邦基定鼎，聖筭後天。公私殷阜而路不拾遺，中外寧謐而民不識戰。³⁰

此文屬於齋會願文，格式方面「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俱全，僅欠「迴向」。內容雖不以工整的駢文為體，典故也引用不多，但敘事明確、條理清晰，頗具宋代散文明朗之風。李奎報於文章開頭處，以典雅的文字說

於露積，不奈幾於慢藏。無可奈何，姑息而已。恭惟聖上陛下，政先富國，事貴便時。謂自昔已來，縱有圓困方庾，作支久之計，莫如崇構高墉。爰命有司，俾成不日。曳一木也，塵蔽百里。隳一石也，雷鳴萬山。經之營之。壯矣麗矣。為功若此，雖公輸督墨無以加；容穀幾何，使隸首持籌莫能算。及涓穀旦，將舉脩樑。敢揚七偉之聲，輒貢六方之頌：

兒郎偉，拋樑東，直指蒼龍角尾中。歲講春郊親籍禮，會看腐粟積陳紅。

兒郎偉，拋樑西，迴首平看華岳低。已懾闕實供象翠，更徵身毒貢犂犀。

兒郎偉，拋樑南，正對嵩山王氣涵。欲識阜民歌詠洽，熏風解慍德遐覃。

兒郎偉，拋樑北，威服鴈門編髮狄。莫問巍峨高幾何，積金至斗何曾極。

兒郎偉，拋樑上，蔽日韜霞高百丈。何患公田未稔豐，已將天庫侔宏壯。

兒郎偉，拋樑下，更敞門閤容萬馬。流衍何須較海陵，方苞已聽歌周雅。

伏願上樑已後，神明幽贊，福祿來成。天生時、地生財，三農豐稔。男餘粟、女餘布，萬姓阜安，府庫充盈，邦家鞏固云云。」（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東文選》卷 110（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 45 年），頁 145。

³⁰ 同上注，頁 179。

明施造寺院的原因與佛教的功德，後鋪陳「與善知識發大願悰」後，以民間力量集資集力所建造完成的寺院。通篇文章完整交代了修建寺院與舉辦法會的前因後果，敘事暢達、辭情順理。最後在「祝願」之處，以「邦基定鼎」替代了一般佛教願文常用的佛家語彙，將朝廷重臣定國安邦的心願表露無遺。此文在意涵上可說揉合了儒家思想與佛教教義，凸顯了高麗時期的韓國士人兼容二教的思想概況。李奎報收錄在《東文選》另一篇宗教文章是〈國卜北斗延命度厄道場文〉，此文乃是為求身體康健所辦理的齋會上所使用的願文，茲彙錄原文如下：

玉毫現相，瑠舌吐言。為一切人，暢真功於六甲；是東方佛譚，勝力於七元。苟罄歸崇，尋蒙度解。顧惟孱弱，叨據重艱。陰蕩陽摩，當八節四時之會；晨兢夕惕，考五占三兆之同。宜慎愆於初冬，必依投於妙蔭。肆於淨宇，啟此熏筵。招迎大展之戒流，宣振旁行之密藏。伏願憑覺麻之覆露，荷靈府之保維。身其康強，永享無疆之曆服；民用和穆，誕延有截之寰區。³¹

此文亦是典型的齋會願文，文章格式方面「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俱全，僅欠「迴向」，套語的使用較為簡省，僅有「惟」、「伏願」等詞，形制雖完整，但篇幅精簡、頗有北朝願文之風。《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收錄在《大正藏·密教部》中，可說是佛教受道教影響之經典。而此文中，李奎報使用了較多宗教色彩濃厚的字詞書寫，駢體的格式也非常工整，透過字字精心鍛鍊的詞彙語言，凸顯其誠心表達為求康健的款誠心願，不論是詞句的建構或是整體意境的營造，都用心經營。雖然此篇願文的篇幅相較於前些願文顯得短小許多，但在句式與詞藻的經營上卻也毫不輕忽，可見文人為文之時即便是宗教應用文書，仍舊舉筆慎重之態度。

（四）權近之佛教願文作品探析

權近（1352-1409年），字可遠、思叔，號陽村，本貫安東，著有《陽村

³¹（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東文選》卷 110（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 45 年），頁 222。

集》共四十卷。權近在高麗恭讓王二年（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 1389 年）曾出使中國，後朝鮮王國建立被封為資憲大夫、檢校藝文春秋大學士兼成均大司成，1396 年再度出使中國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賞識。³²在《東文選》卷 113 中載有〈觀音窟落成慶讚華嚴經疏〉一文：

建如來演說華嚴之法門，悉周三界而普利。以眇躬奄有朝鮮之境土，願開萬世之大平。茲竭誠心，用祈惠佑。惟觀音窟在天磨山，壓勝逆水之源，最為裨補。顯告哲王之夢，克彰威靈。但形勢狹隘而欹危，且結構卑陋而傾撓，嘗在潛邸而往見。欲以願剎而重營，累石砌以廣其基，豎樑棟以新其宇。獲蒙佛天接佑之力，遂膺臣民推戴之情。居君位之崇高，愧無其德；軫予懷之兢惕，恐有厥愆。如欲致國祚之緜長，必須憑佛慈之攝護。肆趨三寶之地，特展九會之文。于以慶鸞舍之落成，抑亦造鴻圖之鞏固。倘茲施作，格彼照詳。伏願俾熾而昌，享箕疇之五福；其寧惟永，過周曆於萬年。邊塞絕金革之聲，閭閻富農桑之業。³³

此篇願文的功德是建造觀音窟，雖然屬於造窟願文，但因為是造窟完成後在法會上頌讚華嚴經，所以仍屬於齋會願文一類。文章格式方面，「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等俱全，仍欠「迴向」；套語的使用以「惟」、「伏願」等詞為主。本文通用佛典，將建造觀音窟險峻的地勢、修葺前頽壞的樣貌，以及整修完畢的簇新規模，寫得入木三分。然而在「祈願」部分，權近捨棄了佛家慣用語詞，而將希望家國昌盛、邊境安寧的心聲，寫入祈願之處，充分體現權近身為國家重臣憂君憂民的襟懷，展現了儒家人臣心繫家國的風範。值得一提的是，權近曾掌朝鮮政府中文柄甚久，屬於斥佛派，著力於朝鮮文化與儒家漢學，與朝鮮漢文學的淵源亦頗深。即便是這樣的斥佛老臣，依舊難卻「獲蒙佛天接佑之力，遂膺臣民推戴之情」，因而寫下了佛教願文作品，可推知在高麗時期佛教盛行之況與權近己身在文學圈的重要地位。

³² 參考劉順利：《朝鮮半島文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 156。

³³ （韓）徐居正等受命編；（日）末松保和編：《東文選》卷 110（東京都：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昭和 45 年），頁 217。

（五）卞季良之佛教願文作品探析

卞季良（1369-1430年），字巨卿，號春亭，本貫密陽，著有《春亭集》。在《東文選》卷113中載有〈誕日祝上疏〉一篇願文，茲錄原文如下：

偉諸佛大慈悲，俯從輿意。願吾王爲父母，永享萬年。誠苟切於瀝霞，應不容於移晷，云云。聰明睿智，剛健粹精，稽古宜今。禮樂文章之大備，施仁發政，飛潛動植之咸寧，德合綸，功參化育，故得臣民之胥悅，至令草木而舉欣。況若臣等，少也侍盟，荷非常之眷愛，長而委質，承罔極之恩私，顧無報效於纖毫，徒抱誠心而祝筭。今值誕晨之屆，盍勤梵采之陳，營締伊微，類涓埃之瑣末，照詳卽了，猶水月之分明。伏願如來加持，菩薩密護，致令俾昌俾熾，既膺魯頌之祈；曰壽曰康，益擁箕疇之福。風調雨順，兵戢時平。³⁴

在《東文選》中「祝上疏」一類的文獻非常多，有的有署名作者、有則無。這類文章主要是透過施做功德，慶祝帝王聖誕或喜事的文章，因此在規制上以齋會願文為多。此文格式方面「號頭」、「齋意」、「記功德」、「祈願」俱全而欠「迴向」；文中「云云」一詞，乃中國佛教齋會願文之慣用省略詞，多出現在代筆願文中。卞季良此文中先鋪陳君王德政「得臣民之胥悅，令草木而舉欣」描繪主上之德，進一步寫道因其「荷非常之眷愛，長而委質」故為報君恩，而在「誕晨之屆，盍勤梵采之陳」、「抱誠心而祝筭」，由此數語可以彰顯卞季良身為臣子，感恩君王賞識，為感君恩而誠心祝願壽誕的心念。而文中亦言「願吾王爲父母，永享萬年」，由此可知在朝鮮文人的心中，是極度重視儒家倫理的；忠君忠國概念的深植人心，使得君臣關係幾乎變成一種「信仰」，這種觀念透過文化及教育的灌輸並傳遞全國，風行草偃，無怪《東文選》中出現大量「祝上疏」的特殊景象，而這些「祝上疏」也正成為應證韓國深受中國儒家人倫觀念影響與浸潤的最好例證。

³⁴ 同上注，頁211。

肆、韓國佛教願文在東亞願文世界中的文學價值與地位

「願文」的「願」字之意，源出於佛教中「信、願、行」三者連續關係，是佛教徒對於己身所承擔或肩負的宗教責任的認知情緒，《華嚴經》稱之為「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永無退轉」。「發願」對於大乘佛教徒信仰行為的重要基礎、意義與地位，只要是發起誓願皈依、修行或斷根的當下，心中一旦起「願」便得入佛境、得著智慧，發願即大乘佛教信仰的第一道手續。而《華嚴經》卷四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提到「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以成功德，則是闡發了「願」字佛教功德方面的含意。由上述可知，「願文」早期算是某種層次的佛教徒立誓之文，與「誓文」同為向佛陀表達心中信仰意願的文章；但是，「願文」飽含著濃厚的功德色彩與祈願意涵的特點，讓「願文」在宗教傳播過程中進入庶民的世界，因此與「誓文」走上了不同方向的發展道路。

既然願文乃搭配佛教功德的宗教祈願文書，根據不同的功德類型，願文就有不同的種類，包括：以舉辦齋會為功德的齋會願文、以建造佛教造像為功德的造像願文，以及以抄造經典為功德的題記願文。願文的文章特色體現在以套語構成制式化撰寫結構，以及富涵濃厚的宗教思想色彩兩方面；其文章結構主要是以「齋意」、「記功德」、「祈願」、「回向」四大部分，構築出申明功德主的宗教福業行為與表達功德主祈願心意的篇章。依據中國佛教願文的文章特色可分為三大發展期，分別是：南北朝時期的願文、隋至唐中期的願文與唐中期至五代的願文。這三個發展期分別象徵著中國佛教願文從文類初期的發展階段，進展到奠定文類形式與文風的奠基時期，以及最後文類發展成熟進而普遍運用於民間活動的歷程。

隨著漢唐文化所放射的光輝，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在公元七世紀開始的唐化運動之推廣下，大量襲承中國佛教願文。日本願文的發展，可以依照遣唐使輸入文化的方向作為區分而分為兩大發展期：第一期為「唐化運動時期」，為大化革新開始經奈良朝至平安朝廢止遣唐使之間（公元 645-894 年）；這個時期為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全盤輸入中國文化之時，故中國佛教願文

資料平行輸入日本境內，此時中、日願文呈現一海之隔、相互輝映的特殊景象。第二期為「國風時期」，為平安朝中斷遣唐使以後到平安朝後期結束之間（公元 894-1192 年）；這個時期的日本願文因為中斷遣唐使的歷史因素，逐漸摒除唐代文學的影響而持續發展，隨著平安朝後期漢文學的趨勢，願文漸漸走向形式主義的方向，成為日本漢文學中重要的經典美文文類。

公元七世紀到十四世紀的韓國漢文學屬於中世文學的範疇，新羅與高麗的前半期偏向唐代文化與文學的過渡與輸入，高麗中期後則因為外來文化使得大韓民族意識漸漸覺醒。就韓國文學的發展而言，隨著新羅、高麗時期到李氏朝鮮政權的輪替，王權意念的變遷，宗教與文學的風向也漸漸有了改變。從《東文選》中知名漢學家所做的佛教願文為觀察點，佛教為國教時期的高麗時期願文量是明顯較為豐富的。此時知名漢學家金富軾、李奎報、權近、卞季良等人不論因公因私，都曾寫下佛教願文的作品，這些文章也成了韓國漢文學結合佛教思想最佳的表意文章。就文章形式特色方面而言，韓國佛教願文的體制主要以中國齋會願文形制為主，文章多以駢體為主、以整飭的語句形式書寫，用典部分時用佛家典故、時用漢文學典故，風貌多元；格式方面，保留了中國南北朝佛教願文中「號頭」、並承接「齋意」、「記功德」、「祈願」的主要結構，「迴向」部分則多被省略，因此大乘佛教的色彩顯得淡化了些。就文章藝術風格方面而言，韓國佛教願文文藝色彩雖不若日本願文之華麗飄竊、詞藻優美，卻有情理兼具之風，敘事暢達、風格明朗。就佛教願文內容方面而言，韓國的佛教願文更是擺脫了中世紀中國佛教願文多以世俗願望為主、多書民眾生活事願的特色，反而以為家國祈願、彰顯君臣人倫之道的儒家思想為其特色。因此，從佛教願文在東亞的傳衍版圖來說，韓國位居於中國文化與思潮東傳的銜接位置，韓國佛教願文開展出一種結合佛家感性與儒家理性之態，言詞之間頗具有宋人理性風貌的東亞佛教願文類型，相較起世俗的中國佛教願文與矜貴的日本佛教願文，韓國的佛教願文呈現出一種理性而走中庸之道的東亞願文樣貌。

相較於新羅、高麗時期承繼與發揚中華文化，李朝時期是「朝鮮屬於大韓民族」的意識覺醒期。李朝世宗李祹於公元 1443 年頒布《訓民正音》並建立諺文書寫系統，讓朝鮮開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可說是一場文化覺醒的運

動。就歷史的發展而言，李氏朝鮮的主政者主張尊儒排佛。³⁵由李成桂所建立的李氏朝鮮，以儒家理念治國；結合了程朱學，以忠、孝、禮為朝鮮儒家的精神主軸。不過由於儒家並沒有宗教機能，就施政而言頗有滯礙，因此李朝融合了古代的民間信仰、佛教與道教，轉化為新的信仰體系，悄悄地進行了一場宗教改革，³⁶此時佛教地位已然不同以往。³⁷在李氏朝鮮時代所有著名的漢文學家之佛教願文篇章幾無，³⁸從《續東文選》中勉強僅見金訢與表沿沫兩篇上樑文之情況，就略可窺見李朝時期宗教改革的影跡與影響。由此觀之，緊扣著政治局勢而發展的韓國佛教願文，所幸有著一批文名顯著的文人經手，用他們滿溢的才華揮灑出一方宗教文書的天地，否則今日我們可能也無緣見到佛教願文在異地開展的新風采。

³⁵ 中國文化學院韓文組編譯《韓國文學史概論》：「朝鮮初期的漢文學有幾個主題，自新羅以來是佛、儒混合，很不單純，且把文化在文學中加以淨化。新羅亦如此。高麗時代佛教取得國教的地位，國民的信仰全係佛教，漢學家無不信奉佛教，僧侶們亦樂於作碑文。這種情形為朝鮮學者所無法忍受的，時常譏弄佛教，而且開國功臣，道學之信奉者——鄭道傳公佈佛氏雜辯，心氣理篇，排斥理論的佛教，漢文學者亦羣起而排擊高麗時代不純淨的儒、佛混合文學，呼籲樹立純儒教漢文學。」（台北：華岡書局，民國 58 年），頁 74-75。

³⁶ 佛教信仰在高麗時代雖然引起很多社會弊端，但是信仰本身也為國家帶來不少裨益，尤其在加強王權與中央集權方面助益更大。如果只具有儒教的名分，國家或王室的權威對外不能超越中國諸侯的束縛，對內只能在忠君範圍內行使權力；但是依靠宗教信仰的話，可以從大眾百姓得到無限的神聖權威，因此對於信仰採取高壓與懷柔兩面政策。佛教經過太宗、世宗兩代，將高麗時代林立的各種宗派綜合成教禪兩宗，住持由國家任命，寺院數目大幅減少，寺院土壁與奴婢歸屬國家，許多僧侶還俗成為公民；但是祈願國家與王室安寧的寺院與宗教行事仍然存在，且刊行新的佛教經典，如世宗時代再次刊印「大藏經」，世祖時代設置刊經都監，諺解佛書予以刊行。以上參考李元淳、崔柄憲、韓永愚著，詹卓穎譯：《韓國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6 年），頁 185。

³⁷ 劉順利《朝鮮半島文學史》：「從公元 918 到公元 1392 年，高麗王朝統一並治理著朝鮮半島。至此，半島的宗教經歷了原始巫教的更生、儒佛道三教的傳入等階段。佛教是高麗王朝最主要的宗教。中國進入元朝以後，高麗國王娶公主為妻，成了元朝皇帝的女婿。此時的半島佛教主要受元朝宗教理念的支配，佛教徒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並與朝鮮半島以往的儒家傳統形成了激烈的文化衝突。高麗末期，篤信儒家的文人排佛、斥佛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這些事件層出不窮並最終導致了高麗王朝的滅亡。朝鮮王朝代替高麗王朝，在文化上的最明顯標誌就是佛家被儒家所代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 51。

³⁸ 此時宗教用願文仍然存在，只是由著名漢學家著手文章之盛況已不復見。

伍、結語

在中國，願文依其應用文類的身分無入典籍，因此湮沒了願文本身作為儀式文學的典章之美，但隨著宗教傳播，願文傳衍到日本與韓國之後，卻分別進入了兩國漢文圈中的桂冠文集，成為經典的漢文學代表體裁。中國佛教願文從南北朝一路演化而來，從廟堂文士之筆逐漸走入庶民之家，體制也由於多元的功德品項之發展而有所變遷，開展出齋會願文、題記願文與造像願文三大類。然而願文中所飽含駢文之美與修辭藻飾，卻在東亞鄰國，日本與韓國之間廣博地發展起來。

日本願文從奈良時期開始發展，由皇室所帶領的貴族宗教信仰，搭配舶來漢字的文化風潮，使之成為一種華麗的殿堂文學。日本願文的體制基本以容受中世紀的唐代願文為主，偏向貴族文學，但在九世紀平安朝後期宇多天皇終止遣唐使渡唐之後，走向了注重詞藻的形式主義，因而形塑出華美文學的樣貌。就目前可掌握的韓國佛教願文文獻，目前可知九至十世紀之間已有知名漢學家寫作文藝性高的宗教願文，然而相較起日本願文的駢麗化，韓國的佛教願文除了使用駢體的體制規範與詞藻典雅的特色，與中、日願文相去不遠之外，其文章書寫風格顯得理性而充滿儒家思想的浸潤。在韓國的佛教願文中，可以看見君臣關係備受重視，忠君與愛國的意識形態深植人心。君臣之間，也是一種信仰，這種深化了儒家倫常關係的思想，揉合了宗教的儀式，呈現出韓國佛教願文的特殊景象。這點可以從在韓國的佛教願文之祈願語句之中，普遍可見倫常思想的展現得以印證。

然而由知名漢學家操刀的韓佛教願文，在書寫藝術特色上最大的特點是揚棄願文本身帶有的美文色彩，以理性思維控制著書寫願文時可能傾向華靡文風的水平軸線：文人們使用駢體寫作，但不刻意；用典故入文，但不艱澀。但祈求文句之懇切，卻又字字見心。這讓韓國佛教願文體現出一種情、理兼備的特色，成為兼具實用性與情感性的應用文書。

作為漢文化圈的容受者，日本與韓國使用著漢文書寫的佛教願文，不僅在體制與用語方面有明顯地承襲中國佛教願文之跡，在宗教思想與儒家文化

傳遞上，也起了一定的貢獻。這樣的文化種子，造成了東亞文化圈更深遠的影響。從中、日、韓佛教願文的發展模式來看，中國的語文文字之美，透過宗教傳播與文化影響，成功地做了一場文化外交。這使得願文此一被遺忘的文類，在中國逐漸消聲匿跡之後，我們還能夠透過日本與韓國的漢文文獻，重新並還原其歷史、文學的價值。除此之外，我們更可以透過中、日、韓三國的佛教願文，深入地瞭解東亞佛教發展與傳播的歷史軌跡，讓東亞文化圈的共構體透過宗教傳播的聯結，勾勒出更加鮮明的輪廓。

參考書目

- (日) 忽滑谷快天：《韓國禪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 (韓) 申用溉：《二樂亭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韓) 崔致遠：《桂林筆耕集校勘》(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1994 年)
- 中國文化學院韓文組編譯《韓國文學史概論》(臺北：華岡書局，1969 年)
- 尹悅：〈儒家文化在韓國〉《赤峰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9 期，2011 年)
- 王民信：《王民信高麗史研究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年)
- 王國良：〈韓國漢文著作總目之編纂與研究——以集部典籍為範圍的探討〉《東亞文獻研究資源論集》(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7 年)。
- 王曉平：〈東亞願文考〉《敦煌研究》(2002 年第 5 期)。
- 王曉平：《遠傳的衣鉢——日本傳衍的敦煌佛教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何勁松：《韓國佛教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 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臺北：三民書局，2011 年)
- 李元淳：《韓國史》(臺北：幼獅文化出版，1988 年)
- 李立信：《杜詩流傳韓國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
- 李基白：《韓國史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 年)
- 季羨林：《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年)
- 柳承國：《韓國儒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高麗大學校韓國史研究室：《新編韓國史》(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 趙東一：《韓國文學論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劉順利：《朝鮮半島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 蔡茂松：《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臺北：東大出版社，1995 年)
- 蔡振念：〈來唐新羅詩人崔致遠生平著作交遊考〉《文與哲》(2013 年第 23 期)
- 鄭判龍：《朝鮮：韓國文化與中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150 《漢學研究集刊》第二十三期

簡江作：《韓國與朝鮮現代史》（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2005 年）

蘇世嶽：《韓國社會與文化》（臺北：新學林出版社，2010 年）